

红色背篓

史大千著



电影文学剧本



紅色背景
史大千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66·北京

紅色背景

史大千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单民丰胡同31号)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$2\frac{3}{4}$ 字数: 47,000

1966年5月第1版 196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37,300册

统一书号: 10061·283

定价: 0.28 元

一 归 来

透蓝的天上綴着象棉花一样白的云朵。

从山坡后面，走来一个背着行李的青年人。他迈着矫健的步伐，兴致勃勃地走近一棵桃树。

（旁白）“这是一个平凡的商业工作者的故事，故事发生在华北地区的一个山沟里。他，就是咱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——王福山。”

福山站定，望着山下。

山坡下，桃花盛开，一层层的梯田分外好看。

福山双手叉腰，胸脯起伏着，眼里含着对家乡热爱的神情。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他回过头去。

山腰间飞腾起一股黑烟和碎石，爆炸声刚停，就看见几十个人拿着工具奔上坡去，他们在山腰间修公路。豪迈的号子声响起：

天高沒咱們人心高，
山高沒咱們腳板高，
開山修路半山腰，
躍進的歌聲沖雲霄。

山腰間幾十個群眾，有的用鋼鉏開鑿石頭，有的用背簍運送石塊，一條公路的邊沿已經成形。

福山正入神地望着。

有人叫：“福山哥！”

他轉回頭，只見一個趕着毛驢的青年人向他走來，福山跑上去：“嗨，楊小虎！”

楊小虎：“你回來啦？”

福山熱情地問：“哎，你爹最近身體怎麼樣？”

小虎：“挺好，我們搬家啦，上鋸齒溝山頂上住去啦！”

福山抬頭望了望：“住那麼高？”

小虎：“響應政府號召，上山開荒嘛！”

福山：“哦！……山上那些人是在修路吧？”

小虎：“可不，我們鋸齒溝年產二十多萬斤水果，沒有公路運不下來啊！……你怎麼，回家去呀？”

福山：“我調回咱們山區當營業員來啦！”

小虎不相信地笑着說：“別逗啦，縣供銷社有名的先進工作者，到北京學習過，還往山溝溝里調？”

福山一笑：“工作需要嘛！”

山坡上一个小孩跟小虎打着招呼：“誰回来啦？”

小虎高兴地把双手放在嘴边叫喊着：“福山哥回来囉！”

小孩高兴地“嘿”了一声，轉身向对面山沟吆喝着：“福山哥回来囉！”

山谷里响起了回音。

山腰間，正在地头劳动的一个短发青年妇女抬起头来，另一个妇女嘻笑地对她说：“你們家福山回来啦！”

福山妻——淑賢，笑着說：“別胡扯！”

另一妇女指着山下：“你看哪！”

淑賢向山下望去。

另一妇女：“我沒騙你吧？”

淑賢笑了。

“快到吃飯时候啦，回去吧！”妇女們嬉笑着催促淑賢回去。

王福山进了村子，站在井台边，往自己家門口望了一眼，只見炊烟袅袅升起，他幸福地一笑，但却沒有停留，一拐弯直接奔向了村南的供销社分銷店。

村南的街口，建起一座引人注目的新磚房，房頂有个紅五星，墙上写着一排大字：“发展經濟、保障供給。”

在两面大櫥窗里陈列着五顏六色的商品——其中有大麴酒、茅台酒、水果罐頭，还有皮鞋。……福山詫异地望

着这些不是农村所經常需要的商品。

在櫥窗的一角，不知是哪个頑童扔上去了一团黃泥，使透明的玻璃变成不透明的了。福山一皺眉，走上去把泥擦掉。

商店的經理老馬——身体胖而結实，臉紅朴朴的，他滿面笑容，刚給一位老乡打完了醋，回头时突然发现了櫥窗上有一只手在拂动。

他吆喝着：“嗨，又是哪个小子？”他走出柜台喊着，“你再調皮，我叫你們家大人……”这时櫥窗外露出了福山的臉，老馬惊喜地，“哟，是福山哪？”他向外招手，“哈哈……我还当是……”

店里的几个老乡回头看，正在卖貨的青年团员小张也抬起头来。

老馬走到店門口，热情地招呼着：“福山！先到后院把行李放下！”

福山一边走一边掏出了两封介紹信——一封是行政介紹信，一封是党組織关系。

老馬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：“好啊，这下店里就有两个党员啦！咱們力量就加强了。”

福山：“咱們店里原来有几个人？”

老馬：“連我才三个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新調来的那个小张，工作还有点不安心，老會計孙前明嘛，工作倒还积极。”

办公室里，孙前明——一个四十多岁、戴着眼镜的老会计，正在撥拉算盘，他是那样地专心致志。

推門声响，他抬头，見老馬領着福山走进来。

老馬：“我給你們介紹一下，这位是……”

孙会计謙遜地站起：“孙前明！”

老馬：“我們店里的会计，业务上很有經驗。”他回头指福山，“他就不用介紹啦，县供銷社的先进工作者。”

孙会计：“王福山同志，早聞大名啦，真得向您好好学习啊！”

福山：“咱們互相学习！”

小张从側門探出头来，低声叫着“老馬”，他示意前边太忙，老馬懂得他的意思，站起身来走向門市部。

門市部，福山妻淑賢出現在柜台前。

老馬走近柜台：“淑賢哪，福山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淑賢笑着說：“知道了。”

老馬：“要买点什么？”

淑賢从籃子里拿出两个瓶子：“酱油、醋！”

办公室。老孙拿着帳本正对福山介紹着情况：“我們店在老馬的領導下，指标一直完成得不錯。”

福山看着帳本。

老馬从側門走进来，他走近福山身边：“福山哪，先回家吃飯去吧！”

福山：“不着急！”

老馬：“淑賢把东西都买齐啦！就等你回去吃飯了。”他催促着福山，福山站起向門外走去。

福山刚走到門边，老馬看見行李，提醒他說：“你的行李！”

福山：“我想在店里住。”

老馬：“那好啊！”

福山走向大門外，老馬望着福山远去的背影，滿意地轉回头来对孙會計說：“这下子我們分銷店的业务就能搞得更好了。”

老孙笑着点头。

二 建 議

(旁白)“王福山来到商店以后，总是搶累活干，好象有說不出的高兴，使不完的干劲。店里有个年青的小张总是觉着跟不上趟儿。”

清早，福山把一桶水倒入了水缸，小张从一边跑来，过意不去地搶着：“我来，我来。”

福山：“滿了，咱們把院子整一整吧。”

二人把散放在地上的两袋 666 粉整理好。

小张在整理水桶，老馬抱着一大堆球鞋从后面走过。

小张双手把最后一对桶放好。

一副水桶从柜台上交给了来买货的一位社员，这是福山在卖货，老马抱着一大堆球鞋走进来，放在货架上。

福山回头对老马说：“老马，咱们农药就剩下 666 粉一种了，是不是该进货啦？”

老马回头说：“什么时候需要了，再进货吧，要不就积压资金了。”

这时营业忙碌，顾客来来往往，店里充满了各种声响，有铁器声，有撕布声，有打醋声，有顾客询问声，还有社员来这里出卖母鸡传出的“咯咯”的鸡叫声。

小张在称鸡。福山在卖醋。

孙会计在打算盘，他转头望了下日历。

日历一张张被撕去，孙会计的手在不断地打算盘，营业额减少了，孙会计叹了一口气。

（旁白）“他们忙了没几天，也就清闲下来了，地里的忙季一到，店里的淡季也就来了。”

门市部冷冷清清，福山拿鸡毛掸子掸货架上的灰，老马在另一边货架上整理着烟卷。

孙会计伏在柜台上懒洋洋地看着报纸，店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忽听得一个搪瓷碗放在柜台上的声音，他懒洋

洋地抬起头来。

柜台后看不见人，只见一只小手，拿着搪瓷碗放在柜台上，碗里有个鸡蛋，继而看见一个小女孩的脸，露出了一半，她笑咪咪地说：“我要一个鸡蛋的黄酱。”

孙会计接过碗，对身后的小张说：“给她邀！”

福山走到老马身边，望着墙上的一幅《营业区域平面图》，问着：“每年春天都这样吗？”

老马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孙会计说话了：“你放心吧！这南北四、五十里地，就咱们这一号买卖，老乡们早不来晚也得来，月初不来月底总得来。”

福山眨着眼，琢磨着他的话。

（旁白）“孙会计的话好象对了，果然几天以后有的生产队就派代表下山买货来了，这一天锯齿沟的老贫农杨田老大爷，也来到了商店。”

杨田老大爷，五十七、八岁了，头戴毡帽，脚蹬球鞋，身穿黑夹袄，贴身穿一件灰制服，笑咪咪的脸上显出幽默、忠厚而又刚强的神情，他手里拄着一根拐杖，走路不太方便，身后背着个背篓。

他一进门就冲福山笑着喊：“听虎子说你回来了！”

福山忙迎上去：“杨大爷！”

老杨田：“这回不走了吧？”

福山：“不走啦！”

老楊田笑着說：“怎么不到我家去串門啊？”

福山抱歉地：“我刚回来，还没顾上去看您。”

老楊田笑着：“行啦，行啦！咱们买东西吧！”他不紧不慢地放下背簍，拿出一只又一只的瓶子放在柜台上。

“这是王铁蛋家的，要一斤油，这是孔凡才的，打一瓶醋，这是周继伍家的，他要的是……”

福山举瓶問了問：“酱油！”

老楊田：“对，对对，酱油！”

孙会計凑上来：“您还要点别的嗎？”

老楊田往旁边的柜台走，孙会計跟着他。

老楊田說：“我要四把铁锹，两把铁镐！”

孙会計应着：“好，四把铁锹，两把铁镐！”

老楊田看着镐板說：“这头上太窄了！我們想要寬一点的。”

孙会計：“这可沒有啦！”

老楊田：“山上要用寬一点的！”

福山在一旁掏出本来，記下了老楊田的意見。老楊田又說：“馬大娘要給她上学的閨女买条毛褲！”

孙会計：“有，福山，你給他拿！”

福山轉身在貨架上取毛褲。

老楊田从毡帽里拿出一根白綫說：“我这儿还帶着尺寸呢！”他走近柜台，拿着白綫和柜台上的毛褲相比，毛褲比白綫短了一点，老楊田問，“还有大号的嗎？”

福山回头看了看說：“沒有了。”

孙會計忙应着：“庫里还許有，我去看看！”他走向仓库，經過福山身后时，福山奇怪地望着老孙的背影。

孙會計三步并作两步，走进了庫房，从貨架上拿起两条毛褲看了看，都是中号的，他轉眼一想，随即拉着两头使劲抻了两下，毛褲就变长了，他笑咪咪地轉身走出庫房。

孙會計把拉长了的毛褲往柜台上一放，說：“您瞧这一条怎么样？”

老楊田拿綫一比，說：“这还行。”

孙會計得意地：“哎！这才是老何家閨女嫁給老郑家——正合适！您还要点别的嗎？紅糖、南糖、白糖、餅干、排叉、槽子糕。”

老楊田：“来半斤紅糖吧。”

孙會計喊着：“小张，給邀。”他轉回头打算盘。

福山端了一碗水，向前走来，他走过小张身边，斜眼望了一下，只見小张把秤砣往里压了一点，秤杆抬高起来。

福山把一碗水放在桌上，对老楊田說：“您喝口水再走！”

老楊田接过水。

孙會計打完了算盘，走过來說：“一共是四十八块

六！”

“呵……”老楊田打开手帕包数着錢。

小张把一叠发票交給他：“下山这一趟，劳累您啦！”

老楊田：“咳！这算什么劳累？想当年解放以前，买点貨，那才困难呢，买斤盐，得到山外，打四两油，得去赶集，有一回，我背上二百斤荆条，好容易卖了，打回一瓶油、半瓶醋，回来路上下了雨，全給打破了，哎，气得我再也不想去赶集了。”

福山注意地听着。老楊田继续說：“还有一回奸商来換貨，一斤盐換走了馬大娘二百斤柿子，气得馬大娘病了一場，有什么办法？运不出去嘛！如今有了供銷店，方便多啦。”

老楊田收拾好买的東西：“好啦，好啦，你們要上山，到我家去串門。”他低头去拿背簍，福山走过来替他把背簍放在肩上，順手提起一捆小农具，送老楊田出門。

孙会計望着他們的背影对小张說：“今几个买卖不錯啊！”

福山送老楊田走到山沟口，楊田轉身說：“店里挺忙的，你回去吧！”

福山：“我再送送你。”

楊田搶过福山手中的一捆农具：“給我，給我！”

福山只得把农具递給他。

楊田向山上走去，福山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的背影，楊田回头喊着：“你回去吧！”

福山这才扭回头来，他凝神沉思着，象在想什么问题。

福山的手在写日记。

（内心独白）“为什么楊大爷能下山替社員来买貨，而我們却不能上山去送貨呢？我們應該学习他这种精神：宁願自己千辛万苦，不让群众一时为难。”

福山写完这几句話，抬起头来。这时小张拿着洗脸盆从門外进来，他走近自己的床边拆开了一封信。

福山回头問他：“小张，我問你个事！”

小张：“什么事？”

福山：“咱們庫里有大号的毛褲嗎？”

小张：“有什么呀，准是老孙‘騰騰’两下給抻大了。”

福山皺了下眉，随即笑着問道：“他挺会做买卖的吧？”

小张：“可不，就拿邀秤來說吧，他总是让我把秤砣往里压一点，秤杆抬高了，可分量一点也不多。”

福山：“常言說，‘心平秤才平’，小张，咱可不要学这一套。”

小张有点不好意思，低头摆着鏡框里的照片。

福山亲切地走过去問他：“你在摆什么哪？”

小张指着放照片的鏡框，說：“你瞧瞧，这是我們毕业

时候拍的，他們几个都不错……”

鏡框里有四、五个年輕人，中間有小張。小張的手指着旁边的几个人說：“他上高中了，他进工厂了，他当上海軍了，多美呀！……整天在軍舰上，拿枪练炮的，那才叫干革命呢！”

福山亲切地問道：“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”

小張：“初中毕业以后，报名想当工人，不知怎么的叫我当上营业員啦。”

福山說：“当营业員有什么不好呢？商业工作很有意思啊，你看，滿山沟里都是果树，沒有商业，果子就运不出去，沒有商业，工人老大哥生产的工业品也就进不了山沟……”

小張听着，福山繼續說：“……我們国家几亿人口的衣食住行离了商业都不行，商业是我們革命工作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”

小張沉思不語。室外传来自行車飞輪声，福山走出門去。

老馬推車进了后院的大門。

福山：“老馬！”

老馬：“我刚从县里开会回来，上級指示我們，要特别注意为生产服务，为群众生活服务。福山，你看咱們工作上还有什么問題？”

福山：“我正想找你談談。”

老馬：“嗯，你說……”二人走進辦公室的門。

福山：“咱們賣的鎬頭品種不全，山上的社員要頭上寬點的，得要給鐵工廠提個意見。”

老馬：“這是個問題！”他掏出筆記本記着，“明天你給鐵工廠畫個樣子。”

福山：“還有，咱們在經營作風上是不是得注意實事求是？”

老馬：“那是當然！”

福山：“今天賣了一條毛褲，社員要大號的，咱們明明沒有，就把個中號的當大號的賣出去了。還有，在過秤的時候，……”

老馬：“毛褲是怎么回事？”

孫會計正好走進屋來：“喔，是說我賣的那條毛褲吧？老楊田要一條大號的，我把中號的抻了抻也就賣出去啦。資金積壓着周轉不了，不就是損失嗎？我這可是完全為了國家的利益着想！”

福山：“國家的利益不就代表着群眾的利益嗎？”

孫會計一邊放帳本，一邊聽着，福山又說：“老孫！咱們可不要把國家的利益和群眾的利益分成了兩碼事。”

孫會計勉強地笑着：“差這麼一點點，問題不大嘛！”

老馬：“哎，這可不大合適，咱們還是再調進幾條大號的，把中號的換回來吧！”

孫會計無奈地笑着：“這倒好辦。”